

■ 感悟人生

# 珍惜生命,好好活着

◎洪明强

18年前,我因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住进了医院。巧的是,在同一个病房里,住着我们厂里的一个同事,他的病况与我基本相同。我们在做穿刺后都被认定为恶性肿瘤,当时医生和家属隐瞒了病情。我们在手术切除肿瘤后,要进行放化疗,医生才将病情告诉了我们。床尾挂了张治疗卡——鼻咽癌,这让我的情绪变得很低落,而我的同事几乎开始绝望。

说实话,面对死亡,我们每个人都惧怕,尤其是癌症患者。每天要经受放化疗的折磨,人就会时常胡思乱想。有个别人狂言:我不怕死!那是在吹牛,说大话。我从放化疗的痛苦中,艰

难地走了出来。由于放疗时产生的副作用,味觉神经、唾液神经被杀死,导致吃饭菜没有咸淡,每时每刻口干舌燥,脖子上还严重溃烂。两年间,牙齿脱落,身体虚弱,饭菜无味,精神几乎崩溃。

至于我同事,他比我更绝望。他每天吃点流食,瘦弱的身子,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但只要能走路,他常去庙里烧香拜佛,请盲人测字算卦,以祈求健康,花去了不少冤枉钱。有时,他突然会哭泣,这是他绝望中求生的哀求声。不久,他带着对生活的渴望,对家人的眷恋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5年后,我还是生活在迷茫中,深怕死神会夺走我的

生命。此刻,儿子已经长大,他学习刻苦,高考时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。这无疑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强心剂,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。

暑假里,我和儿子去青岛旅游,有幸碰到了同在旅游的我的主治医生。她看到我很惊讶,5年了,毕竟我还健康活着。面对浩瀚的大海,医生与我儿子悄悄沟通后,看着我感慨地说:“看得出,你现在生活得很幸福,身体恢复得也不错。你儿子很优秀,你要谢谢你的儿子!是他给了你生的希望和快乐,而快乐是治疗疾病的良药。”

18年来,我与死亡擦肩而过。我常提醒自己,过好每一天。病痛的磨难,让我

学会了谦让。在生活中,亲人、朋友之间,有时会有些磕磕碰碰,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矛盾。而我如今能一笑泯恩仇,或敬而远之,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纷。也许,在平常生活中,我乐观向上的心态,让死神也不想收留我。

几年前,我妻子娘家的一个亲戚,几次瞒过我跟妻子借钱,有一次正巧被我碰到,我随口说:“亲戚嘛,借点钱也是很正常的事,但你事先应该与我打个招呼。”没想到,这句话激怒了他,他情绪有点激动:“我干吗要跟你打招呼?我与你老婆是亲戚,你算啥?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平静地说:“这是对一个人起码的尊重。”谁知,他冷

笑了一下说:“我就不尊重了,你能把我怎样?”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人,我仔细想想,与他吵架自己能得到什么?于是,我走出家门,在小公园里等平静后,再回到家中。当天的让步,自然避免了争吵,让大家都少受到伤害。这么一想,我欣慰地笑了。

人的生命只有一次,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。对癌症患者来说,保持乐观的心态尤显重要;而在力所能及之时,外出看看祖国大好河山,也能让人走出疾病的阴影。人们常说,珍惜生命,热爱生活,快乐过好每一天。与此同时,我还想说:善待别人,也是善待自己!

# 进退自如 穿梭于夹缝

◎王珍

从高铁平阳站下来,来接站的罗智淋是我们碰到的文泰高速公路4标项目部的第一个人。一个文静秀气的小男生。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路程,让我见识了他开车时的沉着细心和果断敏捷。

那天不巧,正逢高速维修封道,小罗只得驾车行驶在县道村道间。道路严重阻塞,像个超级大停车场,路两旁泊满了集装箱大货车,超长货车、油罐车等,给我们的感觉像要在路上过夜了。机灵的小罗驾车在夹缝中穿梭,该超的不客气地超,该避让的及时避让,速度快慢控制得恰到好处。到洪溪大桥工地,居然和平常道路正常时所花的时间差不多。

接下来的采访中,一直坐着小罗的车,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。车在崎岖坎坷的山间便道上颠簸前行,时常与运送材料的大卡车迎面交会。小罗反应灵敏,进退自如,就像两个狭路相逢的人侧身让一下那么简单。

出生于1994年的小罗,已是有五六年驾龄的老司机了。他虽然来自山城重庆,但山道和悬崖边的便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泰顺是个多雨的山区,雨天山路泥泞,车易打滑、晃动,有时,车上的人不得不下去,有好几位领导还帮小罗推过车呢。

在文泰4标开了一年多

车,和皮卡司机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不同,小罗基本上每天24小时待命,随时准备出车。他对路况了然于胸,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了。刚上车时我会因为路堵车焦,会因为擦肩而过和迎面而来的大货车心惊。但很快就感觉坐他的车很有安全感,完全可以高枕无忧。所以行车时间,常常是车上人皆睡,唯他独醒。

都说,来自交工建设工地的车辨识度很高,不用懂车的品牌,只要看哪辆车的积尘污垢最多就行。但第二天一早,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罗的车,原来他早把车洗得干干净净了。

小罗说,比起读书,开车要简单得多,也好玩得多。但他还是很后悔自己以前太贪玩没有好好读书,不然人生会有更多几种选择。年轻的小罗曾经在建筑工地上盖过房子,在西餐厅打过工,也做过电梯维修工。他虽然也是独生子,但找不到半点娇生惯养的痕迹。他在文泰4标做得挺开心的,项目部里都是同龄人,这样的生活和工作,只有快乐,没有苦。

比起那些眼高手低、自命不凡的人,我更赞赏小罗这样,能够用足自己所长,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年轻人。毕竟,世界之大,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去干。

■ 闲情逸致

# 茅家埠野趣

◎林椿

在杭州西湖诸多景点中,茅家埠是我常去的地方。几位好友听我介绍去了几次后,也一下子喜欢上了那儿,于是,茅家埠成了我们喝茶吃饭主要打卡地。

老杭州人一般都知道茅家埠的。它东临杨公堤,南为丁家山、五老峰,西至茅家埠村,北为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,包括茅家埠、翁家桥以及大小麦岭一带。经过2003年“西湖西进”整治修缮,茅家埠恢复了湖埠、香道、水滨民居的景观特点,在繁华喧闹的都市边上,营造了一个湖面、湿地、茅草从苇相映成趣,能听到野鸭、候鸟鸣叫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喜欢茅家埠,其实是喜欢她的野趣。茅家埠处在修缮后的西里湖末端,漫步在上香古道,只见荒芦丛生,滩涂卵石堆垒,由硬木搭建的栈道通往芦苇深处。这里野鸭戏水、候鸟低飞,不时传来“咕咕”鸣叫声。吃饭喝茶的农家乐,圆桌条凳、粗瓷大碗,吃喝完红烧肉、加饭酒,或打牌、或闲晃散步,让人悠然自得。

在茅家埠,抬头可望高天流云、白云苍狗,低头俯看湖水荡漾、游鱼可数。秋风徐来,耳边传来芦苇窸窣摩擦之声,伴随着野鸭候鸟的鸣叫声,让人疑惑此乃仙境,我们都成了“半仙”。一次酒后兴起,曾戏作一七绝:一湖碧波泻绿潭,天光云影映水面。时间离鸟恰恰鸣,疑是人间桃花源。

现代人的生活,“房子、孩子、位子、票子”压得人透不过气,有的行业甚而推出“996”工作制,还美其名曰“企业文化”,这其实是很不妥当的。大多数城市白领、蓝领们裹挟其中,也是身不由己。我以为,工作、学习和生活,需要合理安排,有张有弛的生活,才能过得有滋有味。得闲约上三五好友,到茅家埠走走,兴许你会别样的收获。

# 在地委食堂蹭饭

◎应红枫

日前,获悉舟山市德高望重的王家恒先生百岁高龄而依然矍铄,我非常欣喜。这也让我回想起在定海二中读初中时,到当地地委食堂搭伙吃饭,并得到王老帮助的事。

舟山是在1987年撤地设市,当时的地委行署是舟山最高的政府机关。第一次去地委食堂搭伙蹭饭,我的心里是有点忐忑的。地委食堂在行署大院北侧。暖气漾漾的饭厅,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宽敞。食堂饭厅内除了菜台等一些地方贴了白瓷砖外,其他地方都是普通的水泥地。饭厅的东南角用两屏淡蓝色的折叠屏风遮着,里面是两张比八仙桌略大的圆桌,据说是接待领导和会议客人用的。外面饭厅则有十来张整齐摆放的小八仙桌。

记得那年寒假前夕周末的中午,排队打饭的我竟忘带饭菜票了,打完饭菜后我只能愣愣地待在旁边,等着能不能碰到同学。正当我局促得不知所措时,一位略显瘦削的老者走过来,和蔼地询问了我。知道我忘记带饭菜票后,他朝我坐的桌子一指说:“没事,

■ 生活中来

# 智打拦路虎

◎赵征

不久前,我去参加高中同学会。有一位吕姓同学是律师,我就凑过去说:“老同学,讲个办案的故事吧?”他哈哈一笑,讲了一个智打拦路虎的故事。

那天吕律师刚跨进律师事务所的大门,手机响了。一听,是他任法律顾问的某集团董事长打来的,说话的口气火急火燎:“大律师,这回一定要你出马,来打掉拦在我集团前面的拦路虎,我已派车来接你了。”

吕律师一听就知道事关重大,随即整理有关该集团的一些资料,很快随车出发了。

吕律师大步流星地走进集团董事长办公室,只见董事长脸上挂着从未有过的焦虑和凝重,便爽声问道:“董事长遇到什么样的拦路虎啦?”

董事长点了一下头说:“这只拦路虎来者不善啊!”

原来,美国一家公司指控该集团侵犯了美方的商标权,一天一个传真,恫吓一浪高过一浪,要求巨额赔偿。集团已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应对此事,光是对方的传真材料就积存了几本,但一时未找到应对良策。

吕律师很快与工作班子一起研讨对策。他翻看着一本本美方的传真资料,目光在字里行间游移,思路却在在大

里迅速展示开。双方对决应出奇制胜,与美国那家公司背道而驰,方能曲径通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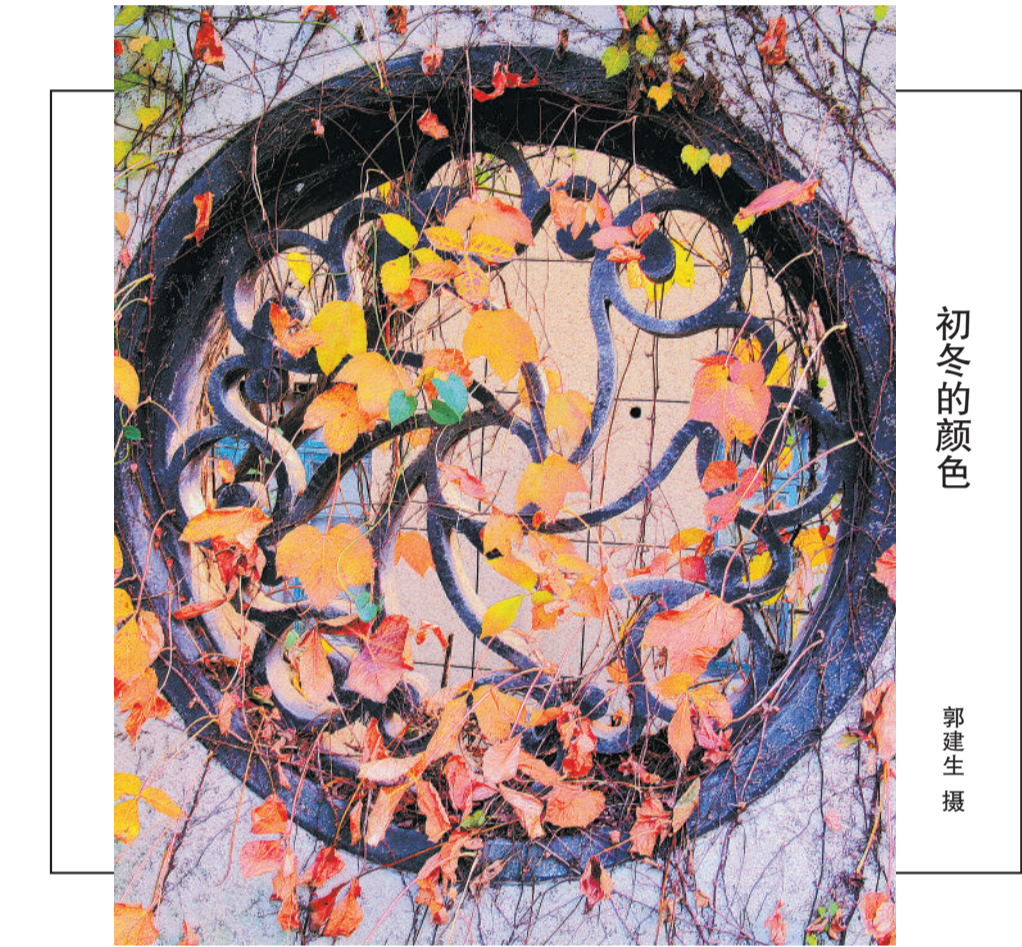
吕律师推开一本传真资料,若有所思地说:“把美方产品包装和我方产品包装拿来,我想看看。”

很快,董事长就叫人把双方的产品包装递给吕律师。吕律师的眼睛睁大了,睁圆了,像放大镜似的在寻找差异。忽然,他的眉头挑了一下,一种突然有了新发现的惊喜,在眸子里闪烁。

吕律师指着产品包装侃侃而谈:“你们看,美国公司的产品包装上,既没有注册商标字样,也没有国际通行的商标注册R标志。虽然中美共同参与签署了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,但一般商家都不是很清楚。人们普遍认为,产品包装没有注册商标字样或R代号,就是没有在中国注册,不受法律保护。由此可见,集团并非故意侵权,因而构成侵权的主观条件不成立,当然也就不构成侵权。”

这一番话使董事长惊喜万分,精神大振,急忙吩咐:“快把吕律师的话记下,赶紧向美国那家公司发传真。”

一纸传真飞越汪洋大海传到美国那家公司。从此,这家美国公司如同泄了气的皮球,不再张扬,无声无息了。



初冬的颜色

郭建生 摄

■ 真情流淌

# 北戴河观海(外一首)

◎刘汉杰

北戴河老虎石畔的海浪  
洁白的浪花像人间痴情  
如爱情的哈达  
敬献在钟情的脖子上

海风轻拂  
叙述岁月沧桑沉淀后的瑰丽化石

海涛似醉喃喃私语  
默诵着最初的爱恋

夕阳浑圆如火轮  
缔造的王国五彩斑斓  
在宇宙演变过程中  
镌刻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图腾

## 仙居遇仙女

缥缈云纱永安溪畔  
忽降仙女  
绛色衣裳  
澄碧江水  
漾荡青春笑靥

恍若梦境  
仙居绿道仙女忽现

与我畅饮  
牵手瞬间  
安慰了一生思念

这次奇遇  
熨平了我日思梦想的情感涟漪  
爱恋从此进驻心灵  
成为今生甜蜜温泉

■ 难忘记忆

# 沪上寻亲记

◎非我

我5岁离开上海,29岁时重返,其时仅凭先母口述和儿时记忆,在警察帮助下,通过当年邻居,最终寻到失联24年的一兄二姐,至今想来尤感幸运。

1953年春,我出生在上海闸北(现静安)区七浦路,5年后刚添小弟不久,父亲却突然去世。其时异母兄长尚在校读书;大姐初作人妇,照顾小妹已感困难,实无抚养继母幼弟能力;母亲无工作,母子三人顿陷困境。

为谋生,母亲一手牵我、一手抱小弟,回到浙江绍兴农村投靠亲友。邻居杨阿姨送到老北站上火车,与我母子洒泪而别。

不久,14个月的小弟不幸因病夭折。母亲致信上海儿女,告知消息,企盼救济。半年多未得复信,母亲无奈携我改嫁至宁波农村。母子寄

人篱下艰难度日,我读完初小即辍学当牧童,未满17岁赴浙北参加夺煤大会战,总算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。

惜哉母亲积劳成疾,刚过花甲就因病谢世,生前常念叨曾居上海七浦路某弄某号,挂念继子女和送我们上火车的老邻居杨阿姨。母亲逝后,我倍感孤寂,为完成母亲遗愿,到上海寻访姐妹从此系我心头。尤其结婚成家后,我思亲之心更切,只是上海虽不远,但要在数千万人口的茫茫大上海,仅凭零碎信息寻找亲人,犹如大海捞针。更因工作繁忙、生活不易,寻亲之举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的机会。

1981年冬,我到嘉兴职工学校参加脱产培训,其地紧邻上海,某天我抽空赴沪游玩。这是我离开上海24年后重返,离沪之日尚在孩提,重

返之年已届而立。徜徉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大厦间,我逛了豫园、大世界、南京路“一百”,不知不觉间循外滩过外白渡桥,从河南路拟往火车北站,打算坐火车回嘉兴。

此时暮色苍茫、华灯初上,突然,一块路牌映入眼帘,“七浦路”三字令我浑身如遭电击:这不就是我无数次梦中徘徊的地方吗?那某弄某号的故园还在吗?好心的杨阿姨和失联多年的姐妹们还好吗?

我热切地循七浦路匆匆前行,几分钟后停留在某弄口。虽已时隔多年,但我依稀记得弄堂口有个小店,此时门上挂着居委会的牌子,敲门却没人应答,想来是无人值班。

杨阿姨听我自报家门后,说我还稀还有几分儿时模样,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,问长问短。知我母亲已去世,杨阿姨眼角湿润、满脸悲悯。原来我

难,更何况此时弄堂内路灯昏暗,住户大多已紧闭门窗。我敲了几家屋门询问,主人都很戒备,大都隔门回应,皆说不知杨阿姨其人。

思亲多年,今日有幸至此,我实在不甘心放弃,情急之下,跑到附近警务室,求助民警。值班警察姓魏,虽非户籍警,但在此工作多年,对附近居民都很熟悉。听我结结巴巴说明来意,深表同情。他说附近有一位杨阿姨,名字有一字不符,也许是我想找的人。他陪我来到她家,杨阿姨已经睡下了,听民警敲门,赶紧开门。原来这排平房错杂于弄堂深处,如无人引领,就算是白天我也很难找到。

杨阿姨听我自报家门后,说我还稀还有几分儿时模样,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,问长问短。知我母亲已去世,杨阿姨眼角湿润、满脸悲悯。原来我